

写作者的任务

陈俊宇

作为文学世界里的“最高荣誉”，每年10月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备受瞩目。今年，韩江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作家。

韩江的获奖又一次“爆冷”，国内知之者不多，有意思的是其代表作品几乎都已悉数引进。另一方面，基于中国读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与期待，哪一家出版机构拥有诺奖作品版权也成为新闻焦点。

磨铁图书是最大赢家，韩江作品的中译本大多由这家出版机构引进，现已推出了《韩江系列作品》丛书，包括《素食者》《白》《植物妻子》《不做告别》《失语者》《把晚餐放进抽屉：韩江诗集》等6种。

1993年，韩江在《文学与社会》冬季刊发表诗歌，自此涉足文坛。次年，她在《首尔新闻》主办的文学征集活动中凭借《红锚》获奖，由此转型为小说家。对于韩江的作品风格，韩国媒体评价称，“韩江仿佛鸟儿轻微扇动羽翼一般，冷静地观照人类内心深处的痛苦，并将其升华为诗意的语言。她最大限度地以中性的视线敏锐地注视着人类社会的悲剧，并鲜明地展现出其中痛苦和令人生厌的人物形象。”这与诺奖评委会称她“用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有着内在的统一性。

有一个看似俗气的问题，同处亚洲，韩江获奖于我们有何意义？那不妨从2013年冬季《收获》杂志编辑吴越与韩江在韩国的一次访谈说起。这次采访回来后，吴越没有找到愿意发表关于韩国当代文学现状的媒体。搁置3年，直到2016年韩江凭借小说《素食者》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亚洲作家，吴越才写成《残酷的花：韩国当代文学印象》一文并顺利发表。只是，访谈发表后，没有转载传播，如泥牛入海。

吴越在这篇文章中作出了一个判断：“获布克奖后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有奈保尔、库切、爱丽丝·门罗、威廉·戈尔丁、纳丁·戈迪默、石黑一雄等多位。韩国文学的崛起，也许正从韩江获奖的这个时刻开始加速了。”

如今，她一面感慨，没想到这个诺奖序列里再加上一个韩江的名字，用时仅8年；一面唏嘘，谁能想到在诺奖揭晓的这个夜晚，这篇寂寞的访谈会刷屏？

讨论文学，总要回到作品本身。“写作者的所有出发点只能是对生活的看法或困惑。发现那些被遮蔽的伤痛与不公，用书写发出不动听的歌——这是所有写作者共同的任务。”吴越认为，韩江犹如流水，沉浸在自己的感知中，不断下探人性深度，我们可以借鉴的唯有她的勇敢、真诚和专注。

最新消息是，韩江系列作品的第7本《少年来了》即将出版。诺奖助力出版，这再正常不过。本届诺奖公布前一天，译林出版社发布了上届得主约翰·福瑟自选最佳九部戏剧《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限量特装编号版；近日，上一位女性诺奖得主、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作品集（第三辑）中译本上新，国内首次引进了她的6部重要作品……

对于国内读者而言，诺奖是了解世界文学的一扇窗口。那么之后是否会掀起一股韩江作品的阅读热潮？大概是，也希望如是。

地铁上，有人用书籍搭建了自己的精神角落

遇见地铁上的读书人

阅读提示

在喧闹拥挤的地铁车厢，总有一些人手捧书籍，安心阅读。他们用书籍搭建了自己的精神角落，让快节奏的城市流动着缕缕书香。

本报记者 赵欢

10月17日，住建部城市轨道交通基础设施监测与治理实验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联合发布了《2024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报告显示，在所有轨道城市中，仍有12%的通勤人口要每天面临60分钟以上的单程通勤时间，其中北京为全国之最，60分钟以上通勤人口比重为28%。

地铁上的读书人，是城市轨道交通中的一道风景线。“曾经苦于长距离通勤，而当我开始在地铁上看书，就变得越来越享受地铁时光了。”彭越浙江杭州的一名上班族，在她眼里，不被拥挤的人潮影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便是对地铁上的读书人最好的描述。

走进地铁，很多人埋首于方寸屏幕之间，也有一些人在人群中手捧书籍，安心阅读。他们用书籍搭建了自己的精神角落，让快节奏的城市流动着缕缕书香。

在地铁上与书相伴

早上9点，在北京一家新媒体机构做商务工作的锦锦从家里出发，到达位于地铁13号线上的霍营站。走进地铁车厢，找一个位置站定，打开书，这是锦锦每天通勤路上的“固定动作”。

“我的通勤时间大概1小时十几分钟，这段时间里，我至少会拿半小时来阅读。”锦锦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她每天上下班时都会习惯性地背上一本书，一上地铁，便开启属于自己的阅读时光，“就像自然触发了某个开关一样”。

锦锦在地铁上读书始于2022年。“当时

还没有养成习惯，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看。”后来，她读了斯蒂芬·盖斯的《微习惯》，便每天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长期坚持，让习惯一点一滴地养成，“后来发现，在地铁上读书不仅是单纯地消磨时间，更让我在途中感受到了阅读的乐趣。”

最近，锦锦翻开了毛姆的《人性的枷锁》。今年以来，她已经在地铁上读完了大约20本书。毛姆的《面纱》、余华的《第七天》、东野圭吾的《白夜行》……锦锦向记者列举了这段时间读过的书。“我读书不算快，一天只能看几十页，但只要捧起书，我就会逐字逐句地去琢磨。”她说，虽然地铁上嘈杂拥挤，但只要把手机收起来，开启沉浸式的阅读，自己马上就会安静下来，心里也变得踏实、不浮躁了。

文字工作者吴女士也有在地铁上读书的习惯。不仅是通勤，只要有超过半小时的地铁车程，她都会带上一本书。她习惯在地铁上读一些较为轻松的小说，“这类书不会很深刻，在地铁上看比较合适。”只要在地铁上看书了，她就会觉得这段时间没有被白白浪费。

爱书之人的奇妙联结

也是在2022年，博主吴璐开始着手记录北京地铁上的读书人，捕捉地铁上的流动书香。

“当时刚搬了新家，上班的路线比较固定，于是开始在通勤途中看书，也观察到北京地铁上有很多读书的人。”吴璐发现，在地铁上看书并非个例，而是群体现象，她便开始尝试用手机镜头聚焦一个个地铁上的阅读者。2023年，她灵光一闪，在社交平台上开设了一个专门记录北京地铁看书记号的账号，并发布了第一条笔记，内容是一位乘客在地铁上阅读本哈明·拉巴图特的《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

如今，这条笔记已经收获点赞6000余次。在评论区，来自上海、浙江、广东、内蒙古等地的网友分享着自己的阅读感受，还有不少人因此被“种草”：“刚看完这本书，作者太会写了！”“能再详细说说吗，对这本书很心动。”……因为书

籍，天南海北的网友在评论区热情交流开来，虽素未谋面，但他们在线上产生了奇妙的联结。

而这种联结，不只发生在网络上。“我曾经遇到一位乘客在读《杀死一只更鸟》，第一次拍摄时，他只读到这本书的三分之一，第二次再拍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经快读完这本书了。”吴璐告诉《工人日报》记者，正因记录读书这件事，才让她发现，自己和这位乘客竟有两次擦肩而过，“就像电视连续剧一样”。

吴璐说，渐渐地，账号评论区与私信里会收到来自各地网友的投稿，书的种类也日渐丰富。这也让很多人惊讶，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在地铁里捧书而读，被记录下的阅读瞬间又是如此美好。

不经意的阅读推广

“我会将地铁读书人的阅读书目，以编辑精选的形式列入‘地铁一周书单’，定期发布。”吴璐说，一方面，她想满足人们对于地铁阅读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也方便让网友们参照书单“种草”或“拔草”。

据吴璐观察，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在地铁上出现频率较高，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瓦尔特·莫尔斯的《梦书之城》受年龄较小的读者喜爱。另外，詹姆斯·罗斯-埃文斯的《九十岁的一年》、毛姆的《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在社交平台上很受关注。这些书，都一一出现在了她的“地铁一周书单”中，她想通过如实的记录和分享，让更多经典或新奇的书被更多人看见。



北京一地铁车厢内看书的乘客。

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有网友受到地铁读书相册的鼓舞，出门时随身背上了一本书，或买了电子阅读器；也有人看到其他乘客在地铁上读书，慢慢培养习惯，成为了地铁中静心阅读的一分子。“我不确定我的行为会对多少人产生影响，如果真的能带动一些人一起阅读，我会觉得很开心。”锦锦说。吴女士同样觉得，在拥挤的车厢里读书，本身就是用行动展现阅读的魅力，这是一种文化现象，地铁读书人也可以说是城市里的阅读推广者。

弥漫书香味的地铁成为了一道流动的风景，作为城市的重要公共交通工具之一，它也不断为市民乘客打造“书”适之旅。今年“世界读书日”期间，上海地铁10号线“书香上海”专列上，乘客可以通过扫描车厢内的小程序码寻觅好书，分享自己的地铁阅读故事；在厦门地铁的部分站点，“免费畅读·一路书香”活动鼓励市民乘客现场扫码观看视频和图书，在搭乘地铁的过程中感受阅读的魅力；成都轨道交通2号线列车上，由地铁职工挑选的书籍整齐陈列，乘客可以在列车上传递、阅读或带走这些书，同时也可以留下自己想要分享的图书，让书香在地铁中“漂流”。

粉黛乱子草盛开 小朋友赏景读书

10月17日，浙江省温岭市石桥头镇中心幼儿园开展“我和秋天有个约会”活动，让孩子们走进植物园，感受秋天的美景，体验大自然的魅力，从而进一步培养他们的观察能力和探究精神。

正逢粉黛乱子草盛开的时节，图为孩子们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和老师一起读书。

周学军 摄 视觉中国



“三不争”的高庆奎

——《高庆奎评传》议

封杰

“不争主角配角、不争戏码先后、不争戏份多少”，高庆奎给自己设定的三条规矩，为他在京剧界的定位与生存奠定了先决条件。《高庆奎评传》自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以来，引起广泛关注，因为它弥补了老生行当唯缺高派艺术专著空白。

高庆奎自人行以来，继承了以张二奎为代表的奎派风格，而学源于贾洪林。他很好地继承了奎派艺术，上演了多出剧目。在之后的演出中，他参与到谭鑫培的演出班社之中，潜移默化地将谭派表演特色融入自身的表演内。他在上海时期，参加了多部话剧的演出，无形之中又把写实的表演风格吸纳。因此，社会上有声音称其为“杂拌”。正是因为这个“杂”才使得高庆奎具有了丰富的养分，具有了扎实的根基，为他后来创立高派表演风格奠定了基础。

高庆奎出道仰仗俞振庭的精心安排，首先让他与此时正红，在双庆社挂头牌的梅兰芳搭戏，或在梅兰芳演出之前垫戏，或在梅兰芳演出剧目中配演角色。后在梅兰芳创演的新戏中必有高庆奎的身影。1917年，由于贾洪林的去世，原本梅兰芳的剧目中由贾洪林饰演的角色全部换成高庆奎顶替。

1919年，高庆奎创演了第一出具有高派风格的《胭粉计》，饰演诸葛亮，周信芳配演司马懿。后高庆奎又首演了《浔阳楼》，饰演宋江。1920年起高庆奎创演了几出连台本戏，有《风流天子》《神怪剑侠案》《海瑞参严嵩》。虽然这些连台本戏没能流传下来，但高庆奎却受到了上海演出表演、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影响，进一步拓展了他的演出思维，打破了他固守的保守思想。

回到北京后的高庆奎再次被俞振庭约到班社中演出，不过这次是挂头牌。为他之后的独立成班，夯实了根基。1921年，高庆奎在管事赵世兴的支持下，从各自的名字中取一字成立了“庆兴社”，演出地选在了华乐园。全因这家戏园子的老板是高派派。庆兴社成立后，汇集了大批实力派演员，有程砚秋、郝寿臣、周瑞安、诸如香、郭仲衡、张春彦等人。鼓师是律奎官，琴师是高联奎。首日演出的打炮戏，整班演员全聚上坝，尤其是大轴戏高庆奎与程砚秋合作的《汾河湾》，将场内的气氛推向高潮。

高庆奎仅成班半年，在社会上就声名鹊起，一张票帖使他的地位更加提升。真光剧院的开幕大典特请高庆奎上演《失街亭》，关键是大轴。这对于而立之年事业初成的高庆奎来说，是莫大的荣誉。有了自己的班社，更要有自己的剧目。高庆奎先后创演了《乐毅伐齐》《鼎盛春秋》《七擒孟获》《信陵君窃符救赵》《苏秦张仪》《吴越春秋》等戏。高庆奎在成班的十多年间，首创和整理演出的剧目达40多出，其中的《斩黄袍》《逍遥津》《赠绉袍》《哭秦庭》奠定了高派艺术。

此时的高庆奎同时还不忘记提携新人，如刚刚出道不久的程砚秋在彼此合作多出对儿戏之后，高庆奎主动提出排演以程砚秋为主的《梨花记》，自己饰演张儒臣。演出效果甚佳，旋即又排演了《芦花河》，高庆奎饰演薛丁山。此后的高庆奎几经改组相继成立玉华社、庆盛社，不断与艺术才俊王幼卿、金碧艳、荀慧生等人合作，并数次赴上海演出。1926年的大新舞台（后为天蟾舞台）开张之日，高庆奎做了庆祝演出《群臣宴》。

在艺术鼎盛时期，高庆奎还被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校长焦菊隐请到学校教授李和曾等人，传承高派。即使是嗓子出现场中，他也是把毕生演戏经验和艺术感悟毫无保留倾囊相授。他的教学口诀是：玉不琢、不成器，技不精、不成艺，教不严、师之惰，幼不学、老何为？

高庆奎因嗓音退出舞台，好在，他培养出了优秀的传人，才使得高派艺术绵延不绝，传唱至今。

喧闹的时代，我们依然爱逛书市

于忠宁

作为一名爱书者，家里书籍越堆越多。如今买书太方便了，很多时候只是看看简介和评分就在网上下单，过于潦草随意，往往有不合心意者，翻过一回就搁在一边，直至落灰泛黄也不被想起。不过总有一些书是特别的，你跟它们相处如友人，时不时就想翻翻，友情历久弥香。这帮书友，多数是从书店、书市结缘，每年必去。

相比书店买书，我更喜欢逛书市。书市更有烟火味，敞开的空间抬头是怡人风景，低头是万卷图书，你可以尽情溜达，书市的书摆放得随意，不像在书店里正襟危坐的样子，更让人心生亲切之感。逛书市，有淘书之乐，往往不贪多，慢慢看细选，确定会和它相看两不厌，对得起自己一路奔波的辛

苦，才会满心欢喜地将它带回家。不同于网上购书的漫不经心，在书市需要寻寻觅觅去找心仪的那本，遇见之后的那份欣喜，不足为外人道也。

犹记20余年前，刚来北京读书的我在一个零下十几度的冬日第一次逛书市，下车后冻得不停跺脚，等走进有着红墙琉璃瓦，冬日景色却有些清冷的地坛，流连于一家家书摊前，渐渐感觉温暖。背着一书包沉甸甸的书往回走时，已然不知寒冷。自此我与地坛书市结缘，每年必去。

总感觉地坛是个有着特别气质的地方，因为它见证了500年京华烟云，也因为坐在轮椅上身影寂寥内心火热的铁生。人文气质的相通，让它和书市的结合自然贴切。后来书市另迁他处，心里怅然许久，直到去年听到地坛书市重开的消息，一连去了数日，过足淘书之瘾。今年地坛书市更是热闹非凡，在

11天的展期里，有50.67万人次涌进地坛公园。我去过两次，一次为自己选书，一次带着7岁小女前往。除了买书，还体验了打卡集章，买了若干文创，小朋友表示以后要年年都来。一颗爱书的种子就此悄悄种下。

私以为，北京是个能让读书人感觉快乐满足的城市。这里文化氛围浓厚，书摊书肆星罗棋布。如“东西两场、南北两街”就留下不少学者的流连身影，盘桓于书摊间的鲁迅为“观旧书，价廉不可买”怅然的同时，“遇相识甚多”，可想见当时情景。钱穆曾言：“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至少自明清以来，游此书海者，已不知若干人。”

而买书、阅读、藏书不仅是知识分子的雅事，脉搏书香已融入城市肌理、市民生活，除了逛书店、图书馆，书市也是一项参与度极高的群众性文化盛事。

在喧闹的时代，指尖一点就能有取之不

尽的阅读资源，人们为什么依然爱逛书市？作为特殊的文化载体，如今书市的功能有了更广阔的拓展空间。除了摆摊售书，还以书为媒，打通市民和文化的连接，提供了文化交流与资源共享的便利平台，让作者、编辑、出版从业者与读者面对面沟通，爱逛书市的同好者可以随心交流，爱书的人可以获得线上选书难以比拟的体验感、沉浸感，书趣盎然。

如今，人们追求丰盛的精神生活，阅读已逐步渗透于日常行为。放眼全国，8月的上海书展，一周内吸引了近30万人次；国庆假日人们纷纷走进文化场所，体验书香浸润的生活方式。一座有魅力的城市离不开书香，期待我们能迎来更加多元的阅读空间和文化场景，让你如我一样的爱书人迎来自一呼一吸即可感受的文化气息，拥有让心灵诗意栖居的地方。